

李冬君——著
李玉祥——摄影

乡愁的天际线

李冬君——著
李玉祥——摄影

天际线的乡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乡愁的天际线 / 李冬君著 ; 李玉祥摄影 . -- 北京：
商务印书馆，2016

ISBN 978-7-100-12606-9

I . ①乡 … II . ①李 … ②李 … III . ①散文集 — 中国
— 当代 ②摄影集 — 中国 — 现代 IV . ① I267 ② J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9029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乡 愁 的 天 际 线

著 者：李冬君

摄 影：李玉祥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ISBN 978-7-100-12606-9

2016年11月第1版

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787 × 920 毫米 1/16

印张 17.5 插页 6

定价：88.00 元

商务印书馆（成都）有限责任公司出品

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乡愁，总是漂泊在精神与肉体游离的不确定中，于是，哲学拿到了第二个订单，在精神图纸上为人类描绘了一个终极家园，让精神回归，乡愁便不再缥缈。

原来，哲学为乡愁指定的路径，是一种回归的方式，终极家园在哪里？在自我，在内心，乡愁的解决之道，在回到自我。

还有一种乡愁，是哲学无法给定的，它带着泥土的厚重，却驻扎在情感深处，是一种深深眷恋于故土的思乡情怀，一种很个人化的具体记忆，就像母亲怀胎十月，孕育于故乡水土，与你与生俱来，因此，那种带有母亲味道的乡愁，是故乡的水土给定的。即使你远在天边，终老无回，那记忆也会如影随形追随你左右，与你耳鬓厮磨一生。

郑雷孙先生离开故土 70 年了，他的腿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他长途跋涉，不过，看起来，他的精神地图丰硕，于是，他在内心找到了一条回故乡之路。

1938 年秋，慈城新建伊始，第二年便毁于入侵者日军飞机的轰炸，为便利城民的疏散转移，政府拆除了一部分城墙。1941 年，郑雷孙先生离开家乡，从老先生毕业于机械系来猜想，那个时代的美少年或许都会有一个关于未来的“少年中国”的追求。慈城印象，就定格在他离开的那一刻，之后随他去到台湾远渡美国，那一抹天际线下的小城的生活样式，便落定在他的心里。

人在盛年之际，他乡落寞时，乡愁是一种慰藉，也是一种饶不过自己的“不肯过江东”的撕扯；而在老耄之时，褪去了奋斗时的华彩甚或跌宕，如悬崖飞瀑来到疏阔地带，江水平缓中乡愁浮现的，多半是儿时的景象、儿时的味道，在纯真中纯粹，在纯粹中回味，唯有除了思念还是思念的思念，在回不去的叹息中流连。记忆中的温暖，融化了归乡无望的寒冷，尘封中，故乡开始一寸一寸地复原。

2005 年 6 月，郑雷孙先生拿起笔了，蘸满浓浓的乡愁墨汁，他开始在

纸上描绘故乡的地图，于是 1938 年的慈城便在他的《旧时故乡图》中，一寸一寸地呈现出来。

四进的郑宅“书楼”，上学路上经过的通济桥，常去玩耍的清道观；有风帆纤舟，湖堤桥亭的水乡风致；有建于北宋年间的孔庙，明清大宅的青瓦白墙；无数生动的生活剪影也穿插其间——体育场上的足球赛，客运站里刚到站的汽车，走在乡间的娶亲队列，戏台上的锣鼓喧天……还有老先生生龙活虎时就读的慈湖中学，以及当时还完整的明城墙，一派瑰丽斑斓的古城秋景。

郑雷孙先生出身机械系，对绘制地图并不陌生。一片一片的局部草图，有宣纸粘贴的，有纸上的投影等，自描着碎片化的记忆，然后以严谨的数据在记忆中将它们拼接起来。于是，地图上细细密密画了不少少年少时的生活场景以及家乡的风土人情，温暖了整个地图。这，就是那个时代美少年的书卷文艺气质。尤为独特的是，老先生在绘制地图时，偏偏“上南下北”，那是他绘制给自己看的，是将自己最熟悉的思乡板块置于眼前，看起来最方便的，便是城北慈湖两岸。就这样整整六年，直到 2011 年，这幅《旧时故乡图》终于完成了。慈城古建群落中有冯俞宅，这幅图就在那里展出。

其实，如果说人类有分别心的话，也就是这一点点家乡的泥土味儿带来的乡愁而已。那味道像一根风筝线，系住思乡的那头，虚虚实实、时有时无、似断非断地在太平洋上游弋，从慈湖牵着远在美国的离乡者。

一根无形的乡愁天际线，又将“离乡者”的定义，从哲学无法给定的“泥土儿的乡愁”带回到哲学的终极命题。对于能够自由分离或迁徙的生命体来说，谁又能没有乡愁呐？如某些候鸟类的北徙南归，如一些鱼类的溯流而上，但对这些“离乡者”来说，是季候的纯物态迁徙，是生物性的眷恋。

而人，更多的则是精神眷恋。如果说精神是肉体的故乡，那么在精神与物质日益分离的前提下，在人作为“精神离乡者”渐趋紧迫之际，哲学的

终极问题——人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一命题再一次被乡愁的天际线牵引出来，并以带有审美意味的乡愁情怀开始回归。

就像郑雷孙先生那样，人们以各种方式怀旧，因挂在同一条乡愁的天际线上而摇曳生姿。

李玉祥君，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，三十多年来，他的镜头一直对准古村落的老房子，在风速般的城镇化进程中，他与现代化赛跑，用脚步追赶那些渐行渐远的古老家园，总想抢在古村落荒芜或拆迁之前，将曾经的古村落以及它的天际线定格，为古村落的文明样式立此存照。

而我则在人们忙碌地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时，悄悄走了个神，便有幸瞥见了李玉祥先生的旋转光圈，他用镜头审视过去、思考现在、定义未来的摄影作品，让我满载疲惫的脚步暂停，追随他的光圈的圈定，去寻找那根乡愁的天际线。当我驻足于一幅宁静的古宅门照片前时，感受到了那用现代理念诠释古宅修复所产生的人文关怀磁场。这磁场也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，这里便是古城慈城冯俞宅里的“李玉祥摄影展”。

一个镜头相遇了一座高贵而又从容不迫的古镇，于是定格了一个镜头

的缘分，那缘分绝非凡俗，而是在镜头里与古城握手，相契于一种文艺复兴的气象。李玉祥的眼光是不会错的，早就想和他合作一本书，他负责古村落摄影，我来码字。我们即刻决定，从慈城开始合作第一本书——《乡愁的天际线》。

文艺复兴在当下指什么？是指在复兴古典中寻找安放现代人的精神乡愁的家园。慈城小镇，以审美之眼，可以直接读取自然和历史的线索很多，处处都是“年代资本”的颓垣，含着利润在未来兑现的金匙，这些都是文化复兴的支撑点，而不是所谓的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”。这早已不是两者择一的问题，而是在观念较量中不媚权、不讨好俗众的免于精神坍塌的胜出，是一份对历史遗存的担待，以及建立在能力上的分寸感。分寸感是美学标准，是潜藏于生命中的恰到好处的时空比例，是心灵与历史的交谈，但需要教养的敦促。

这一坚定的见解，便来自于千年古镇慈城的现实文本，这座唐代龟形格局的古城，带着它与生俱来的天地福气，滋养那带有“灵魂眷顾的思想”，在此固执着“不成长主义”、“不发展的自由”，保守着现有的状态，以减法丰富

它的质感，以浓缩提升它的品质，以精致谋求它的存续，用如此单纯的道理，为人类的乡愁重建精神家园。这种保守主义才是当下文艺复兴的基调。

如何陈述这踽踽独行于保守主义精神中的古典高贵，无论当下多么丰富的信息语境都显匮乏，而它逐渐显露的意义则在未来兑现的精神预期中，敦促我们去回顾古典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追求对今天的启蒙结果，并在获得

终极的信念中，登上山顶，俯瞰慈城——

在这里，我们依旧能从屋脊城墙上，看到远山的乡愁天际线；在一砖一瓦的颓垣上，感受到绽放着古典的未来意识；在走马楼里的乡绅餐桌上，品尝到古典与现代、乡土与城里的菜肴的“共和”滋味；在民国时代的小巷中，轻推虚掩的普迪小学之门，去凭吊柔石《早春二月》里的雪里桃花。

舊時鄉圖





2



3

¹ 《旧时故乡图》

² 《旧时故乡图》绘制者郑雷孙先生题字

³ 清道观（《旧时故乡图》）



⁴ 嵩溪县立初级中学手绘图稿（《旧时故乡图》）

⁵ 通济桥（《旧时故乡图》）

⁶ 太平桥（《旧时故乡图》）



5



6



7



8

7 慈城老照片—慈湖

8 慈城老照片—清道观戏台

9 慈城老照片—清道观钟楼



9